

王震先生:

现在是2023年10月22日星期日，凌晨一点三十九分。在2023年10月20日下午，我在北平天通苑收到了你和Lory给我写的信。你们在信上写了书该信的时间是10月11日。我真没想到这信能这么快就从天津邮到了我这里。你在信中问我PR有没有回复我，我自从今年3月找到了此人的电话号和微信号，加了此人的微信之后，此人就再也不回复我消息了。我将你给此人写的信的照片发给此人，但是我没有收到任何回复。自从我从大学毕业之后，很多曾经聊过天的人都变成了这样了。你给他们发消息，他们可能过了一年都不会回复你。

我跟你說過，人一輩子看似很長，實際上過得很快。本來時間過得就快，還要在很多你不想去的地方浪費你一生大多數的時間，你應該知道我說的是學校、公司、監獄這些地方。如果遇到的是好老師、好同桌、好領導、好同事、好獄警、好室友，那麼，就算我們在這種地方浪費的時間再長，那也不算是什麼都沒有得著。因為不管是友情還是智慧，我們至少能得著一些屬靈的①財富。但是如果我們遇到的都是些衰人，我們自己在靈里②也會受到他們的影響，變得悲觀。這種情況就是最糟糕的情況了，不僅浪費了大好時光，又沒有學着什麼、得着什麼。

但人這一輩子幾十年，又能做得了什麼事情呢？在上一封信里，我跟你述說了很多別人的近況，他們都是我的同學、校友。在這一封信里，我不想講別人的事情了，因為我在他們的世界中的地位 and 他們在我的世界中的地位完全不對等，我如果繼續在他們身上浪費我有限的时间，會耽擱我自己要做的事。如果我是他們的私人傳記作家，那還好，然而我並不是。

在上一封信里我跟你說我要準備入職一家公司了，但是現在這家公司遇到了審計問題，所以我不能入職了。我現在正在面試另一家公司，經過了三轮技術面試和一轮HR面試，我以為能入職了，他們告訴我說還有一個部門領導面試。現在這些事的變數很大，我現在還不能確定結果。在上一封信里我說的我快要入職的事就當我沒說。但你也不需要為我擔心，工作我是肯定能找到的。現在正好趁着我還不用上班、不那么忙，每天還能看看書、寫寫字。等到我找到工作上班之後，就沒有那么多空閒時間了。

我這些日子的時間完全是自己的，而不是學校的、公司的。你應該能明白，這是多么難得的事啊。我就在這些自己的時間里思考、學習。我有时就在想，這世上有多少人把自己的一生都浪費了。在學校里沒時間画画，要念書。在公司里沒時間寫詩，要工作。回到家里沒時間唱歌，要吃飯、哄孩子。而我的夢想就是能不用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這些事情上，而是能有自己的時間來看書、寫詩、画画、唱歌、吹吹海風、曬曬太陽、睡个好覺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。這是我的夢想，我的夢想不是擠公交、擠地鐵、擠火車。就算擠一輩子，能擠出來什麼呢？這些勞碌的人所擠剩下的時間都被別人用了，而他們忙來忙去，最終也就是得了一些工齡、職稱、資歷、頭銜、存款而已。說實話，這些在社會上勞碌的，除了薪資比監獄里高，實際上和監獄沒什麼區別。只有到了退休的那一天，他們才能真正刑滿釋放。

我没有工作的這些日子，就像高考結束的那個暑假一樣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。熬了三年，終於從學校逃出來了，再也不用上晚自習了。這段日子和那時候很像，我每天都坐在陽台，我就在思考，如果我每天都這樣，將別人用來勞碌的時間用在自己想做的事上，我雖然比他們少賺了一些

钱，但是我比他们活得值啊。你这一辈子值不值得，是看你这辈子赚到了多少钱，还是你花了多少钱、做了多少事呢？虽然我们所做的是，前人都做过，没什么新意。但自己做的和从别人口中听的，总是不同的。

这就又要扯到我之前和你谈的有关记忆的问题。我在我留给你的那个硬牛皮纸封皮、内页是灰纸的笔记本上，写了为什么我们非要自己亲自写自己的故事，因为记忆存在我们自己的心里，别人根本不知道。虽然我们做的事，古人也做过，后人也要做，但是这是我们自己的事，我们自己的记忆，若我们不讲述，世人不仅不知道，甚至会误解我们。我们活在这时代，你奏婚礼的曲子，他们不跳舞；你奏葬礼的曲子，他们不悲伤。但我们仍要继续吹奏下去，不到只剩最后一口气就不休。我在那个本子上写过这句话：我们肉身死了，不是真死。但我们若是被世人全都忘记了，没在世上留下任何痕迹，那才是真死。那不仅是死了，而且是从来都没活过。所以必须要趁着自己活着，把要说的话说出来，把要弹唱的曲子都演奏出来，好让世人都听到。即使那声音传到他们的耳中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不在了，别人在我们自己的声音和文字中不也能看到活着的我们吗？所以，不仅要活着，还要让自己再活一次。米兰昆德拉说过，德国人有一句谚语：一次就是没有。我可以在他的基础上说：只活了一次的人就是从来没活过，只死了一次的人就是从来没死过。但那些死了之后仍活在别人心中的，就是活了两次，他就要永远活着了。而那些死了之后被世人遗忘的人，就是从来没活过的人，他们就要消失在永恒的死亡中了。

莎士比亚在他的十四行诗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：你若有后代，他们就能活出你的模样，这样，你在你的后代身上，就能永远活着了。但我更确信一点，那就是我根本不知道谁是莎士比亚的后代，更不能从他的后代身上看到他的模样，我是从他的作品上看到了他的模样。这同样也适用于其他人，包括鲁迅。你不可能通过他的后代认识他，你只能通过他的作品认识他。同样，世人若要认识你我，不必和我们同在一所大学、一座监狱，也能做到。人若看到了证据，就相当于看到了事件本身。同理，我们活着，做一切事的意义，就是留下我们活着的证据。当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我们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才是真的活着。在监狱里你应该比世人更能明白我刚才所表达的内容，因为在监狱里你和世界只有有限的交流，这些交流不足以让世界认识你，也就不能留下任何你活着的证据。但那些没进过监狱的人不明白，但你肯定明白。那些在世上生活的人，若在默默无闻中死了，就像一个一辈子都在监狱中度过的人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若一个人一辈子都在监狱中度过，世界就不认识他。没人知道这个人的存在，这个人就不存在。没人知道这个人活过，这个人就没活过。我知道你是唯物论者，我猜你可能会说：我活着或死了，是我本身所决定的，并不取决于世人认不认识我。但我知道你存在，是因为我认识你。若我不认识你，在我这里，你就不存在。在我这里是如此，在世人那里亦是如此。所以笛卡尔说：我思，故我在。我在这里可以在笛卡尔的基础上说：我想一件事的时候，这件事就存在。没人记得这件事的时候，这件事就不存在了。世上的所有事，都会被其他事覆盖，我们的身体也一样，在我们死后，我们的身体会变成别的物。当你看到一个鸡腿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它之前是虫子、草、谷子，因为那些它本来是的物，现在已经不存在了。同理，当世人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存在。思想可以比肉体存留更久，且能历久弥新。肉身是灵魂的载体，当肉身朽坏的时候，乐曲和文字就成了新的载体。若不然，那些乐曲和文字就都是死的，那么我们岂是活在一个满是死人的世界中吗？我们所读的这些书，既然作者已经死了、或者会死，为什么我们还要读呢？因为声音和文字的传递是需要时间的，有时候需要几代人的时间，即使作者死了，他的思想也会在新一代人身上获得新的生命。在

宇宙中的一颗超新星的爆发，等到从地球上观测到的时候，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无数年了。我们留给世人的遗产亦是如此。这传承需要很长的时间，我们有生之年能看到吗？鸡腿是鸡存在过的证据，也是鸡所吃的虫子和谷子存在过的证据。而我们存在的证据是什么呢？不正是我们的作品吗？我们若做一辈子厨师，做一辈子菜，那么那些菜就是我们的作品，但那些菜到最后都被人吃了，什么也留不下来。可音乐、影片、小说、诗歌、画作就不一样，它们可以无限复制，不受物理规律限制。这就是最好的证据。所以我一有空闲的时间，就开始整理我之前写的文字。我的父母不理解我，说我在浪费大好青春，说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但我知道，人若不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就要活在别人的世界里，他们是规则的制定者，他们是校长、老板、你的孩子。你要做出选择，你是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还是要为他们而活？所有为别人而活的人，当那些他们为之而活的"别人"不在了的时候，他们就要换一个人继续为之而活。这是女人应有的想法，但不是我们男人该有的想法。女人可以为家人和孩子而活，但我们男人有我们自己的事业。于是我努力回忆我儿时的事和在大学读书时的事，就像在河水中淘洗沙子一样，一看到发光的，就以为自己发现了金子。但是那些自己曾经所受过的苦在现在看来确实都已经变成了金子，虽然不能说是苦变成了甜，但那些硌脚的石子如今的确是变成了金子，那是在苦难中炼出的珍贵的金子。就像我在监狱中所做的那些梦一样，出狱之后我再也没有做过那些梦了。

注:

① 我所說的"屬靈的"這個詞是術語，你就理解成"精神上的"就行。與"屬靈的"對應的是"屬地的"。如果你把"屬靈的"理解成"精神上的"，那麼你就可以把"屬地的"理解成"物質上的"。

② 我所说的"在灵里"，你可以理解成"在精神上"。

我在平津的这段日子，在电脑上写了一些我回忆的大学时的事。我父母要是知道了，又会说我整天无所事事，但我知道我做的事是有意义的。至少比那些毕业这么多年了还没事就打《英雄联盟》的人强。如果不认识那些人，我可能得自卑死。下面的就是我写的(我上大学时的事)，写给你的。你干完活闲着无聊的时候，可以看看。

2023年9月1日

我要开始讲2015年我刚上大学时的情形。那年夏天，我在海拉尔市高考结束了，在大雁家中，选报了大连民族大学，好像是英语专业，最后关键时刻被一个和我分数相同的人顶下去了。之后我在本科二批填报了T市工业大学，被录取了，之后我加了T市工业大学的QQ群。我那时候天天没事干，遂天天泡在群里，和他们聊啊聊，从早聊到晚。那时候在群里一直聊天刷版，就叫灌水，有个术语，叫水群。然后我们几个经常在群里灌水的人就认识了。他们的名字也都特别有意思，有一个叫美菱格的，我们就叫他格格。有一个艺术学院的学姐，好像是服设专业的，叫茶树菇，我们都叫她姑姑。哦对了，有一个叫管院小宋的，我们叫她宋姐。

2023年9月3日

那是在2015年8月初，我刚加QQ上的学校新生群，那时候群里面已经有一些新生在我之前就加群了，他们在群里聊天，有时候聊嗨了还会斗图。别人刚加QQ群都是潜水，而我刚加群就开始和他们聊天。当时还没去过学校，就在群里问学长学姐问题。里面有学长学姐假装自己是新生，还有学弟学妹假装自己是老生。我们这些新生加了QQ群之后就开始和学长学姐套近乎，询问学校的情况，宿舍条件，周边的小吃街之类的。宋姐很热心地回答我们问题。她的头像是个短发女生，低着头，用

很凶的眼神瞟向你，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形容这个头像，暂时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不过宋姐本人和她的头像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，她的头像是她高中时的照片，而她上了大学之后就不留短发了，也就是说，她在大学时和大多数女学生一样是长头发梳辫子。后来，当我们到报到之后，在大一的时候，我和宋姐见过几次，一次是在学校新生群里的人在东苑聚餐，还有一次是我和宋姐、林子凯和两个韩国交换生一起去小南门的蜀留香吃火锅。之后有一次我从宋姐手里买了一只二手的网球拍，我们在望星运动场见面，之后她就回西苑宿舍区了，没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我上大二和大三期间，我们虽然在同一所学校里，但是却没见过面。学校很大，里面人很多，来来往往，像流水一样，开学的时候，熙熙攘攘，周末的时候，校园里就见不到人了，上课下课，吃饭睡觉，一眨眼就毕业了。2015年的9月10号，我一个人坐火车离开了家乡，提着旧的黑色行李箱，到了T市，我坐地铁到了大学城地铁站，走出地铁站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了。我从工大的西北门踏入了这所学校，门口还有卖哈尔滨烤冷面的小车，我之前从网上了解到，这里叫软件园，我问路边的一位学姐，软件园宿舍楼怎么走，她告诉我，就在前面右转。

2023年9月4日

我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情走进了软件园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我接下来要在这儿生活和学习的啊。哦对了，宿舍是什么样的呢？宿舍楼里有打热水的地方吗？我就这样边走边想，在这灰暗的傍晚的T市西青区的夜空下，我很快就走到了宿舍楼下。傍晚的软件园五号楼，我到了。哦，这就是未来四年我要住的地方啊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地方从内而外、里里外外全部都探索一遍。在这个地方，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，我，在这个地方，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在我身上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现在事后回想起来，自行车被物业挪走，楼下的沙丘几年来一直在那里，思修课考试挂了重考。哦，啊，大学可真是有意思。望星运动场啊，奔月运动场，祥云运动场，西苑宿舍区，泮湖，艺缘活动中心，东苑第二食堂二层，软件园ABCD区，励志广场，校图书馆。啊，啊，夕蕊，张文才，我真是想你们。我要从何时开始讲起呢？在海三中南校区最南边的男生宿舍楼的二层的最东边，是一间自习室，那间自习室像他妈一个教室那么大，里面有好几排课桌椅。哦，好多年过去了，我差点都忘了还有这么一个地方了。那里就是我在2015年高考考上天工大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所在的地方。就像软件园四号楼一层的自习室一样，那里面到处都是灰尘，很久没人过来了，窗户漏风，有一股发霉的味道，就像鬼屋一样。这些自习室，在我记忆的角落里尘封着，越来越破败、破旧。最后，它们从发着青白明亮光芒的房间，变成泛黄的陈年照片。然后就是那个隐秘的暗道，在文法学院的教学楼，面向泮湖的那一侧，有一个无人问津的幽暗的楼梯间，顺着楼梯向上走，走到尽头，是一个锁着的门，在楼梯两侧的砖墙上，写着一些用粉笔写的文字，那些文字是曾经有人来过这里的证据。哦，还有，在天职师大的东区宿舍楼里，墙上也有，那些字是英语单词，应该用黑色铅笔写的。都多少年了，我怎么还记得这些情景呢？它们本应该像秋天的落叶一样，枯黄在记忆的秋风里了。它们都应该像莫尔道嘎的某个饭店的后院一样，被砖墙围着，长满了杂草，杂草里可能会有破旧的轮胎，可能会有破碎的门窗玻璃片，可能会有些蚂蚱在杂草丛中，因为我听见了那些蚂蚱的声音。哦，那个饭店的后院啊，夏日温暖的阳光撒遍了整个大院。这里生满了高高的蒿草，真是的，有多久没有人来过这里了？我的室友会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会是像闫宇亮、周李锁、宋炎一样的人吗？这是2015年，这是T市，这是那时的我，拖拽着黑色的行李箱，在晚上的路灯下，走进了软件园的四号楼。我先不说这个，现在回想一下莫尔道嘎二小，那满是黄沙的操场，和教学楼，教学楼门口的白色的雕像。那地方现在已经完全变样了，已经不见了，不是吗？为什么呢？这些地方和景象啊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永驻呢？我走进了软件园四号楼，这是一个不大的大厅，在我的左边是门卫室，在我的右边是

电梯间。好啊,这并不宽敞的大厅,本来就不大,还放着一个带支架的黑板,还有吹风机,洗完澡的人要在这里吹头发。这宿舍楼好啊,想洗澡不用出宿舍楼,在一层就有澡堂,光凭这一点,就比天职师大更好。我走进电梯,上了五层,边走边看一个接一个的寝室的门牌号,终于走到了515寝室,这就是我的宿舍了啊。

2023/10/20 Fri

王老師,這些日子時間過得很快。我發現無論做什麼事都是很浪費時間的。我在7組住的時候,天天坐在床上在小本子上寫我的回憶錄。後來走的時候都留給你了。我給每個小本子都起了名字,有叫《兒時事》的,有叫《天工大》的,還有叫《獄中夢》的。我寫的內容很簡略,都是一些過去的事的剪影。祇有我自己能看懂是什麼意思。所以我拿給你看的時候,你看不懂我寫的都是什麼。我今天突然想起來我和你之前的交談。(我記得)你說:你這寫的都是什麼啊?故事都是沒頭沒尾的。全是片段、碎片。我說:是啊。我想起來什麼就寫什麼,我的思路不是很連貫,都是碎片化的。(我記得)你說:你寫的這些,我根本看不懂是什麼事。事件描述過於簡略,沒有可讀性。我說:等有機會我跟你講這些事的細節。等有機會跟你細說。這一等就是一年。我在那些小本子上寫的內容,我自己都快忘了。我也沒辦法拿到那些小本子重新讀一下,所以現在我祇能憑著記憶回顧那些事了。回到2015年,我剛到天工大軟件園4號樓515的第一個晚上。我就帶著兩個行李箱,沒帶被褥之類的。於是當天晚上我也沒鋪床,就躺在床板上睡的。我的鋪位是靠窗左手邊。我對面(靠窗右手邊)的鋪位是一個黑龍江牡丹江人,叫張濟鯤。我以前跟你描述過他的特徵,他是一個家境不錯的人,說實話我也不清楚他家到底有多富。他女朋友叫祝佳慧,是他的高中同學。張濟鯤和我說他上高中的時候他母親就是他的班主任。張濟鯤性格很開朗,有東北人的特質,不像我一樣脾氣古怪。第一天晚上我們躺在床上聊天。之前我在QQ群裏就知道我的三位室友的名字了:楊燁、張曉軒、張濟鯤。我得知他們前一天都已經在勵志廣場報到了,他們也都交錢領了生活用品。我來晚了一天,沒有趕上報到。我和他們仨說,我和你們不一樣,我上過大學。這時候,楊燁說:我也上過一次大學。上了半年就退學復讀去了。我們聊到半夜,張曉軒睡了,他說:不早了,都睡吧。我們四個人就都睡了。我睡得不是很好,因為我睡的是鐵床板,就像在梨園夏天熱的時候一樣,沒有被褥。第二天,我從樓上下去,一個學長在樓門口問我要不要被褥和洗臉盆、暖壺,我問他都有什麼東西。他說該有的都有。他是紡織專業的學長,住在北苑。他把他賣的東西都放在北苑宿舍樓下面的角落。他帶我去看。我就花了四百多塊錢買了那些東西。這個學長幫我把東西抱上去,幫我把被罩套上了。還沒開學上課的時候,我和張濟鯤去濱江道,那時候我還不會用支付寶和微信支付,我就在濱江道的中國工商銀行取了現金幾百元。之後我和張濟鯤在濱江道那個馬車雕塑那裏拍了照片。你應該知道那座黑色的馬車的雕塑,我記得地上還鑲嵌有一枚很大的銅錢。2013年我在天職師大上大學的時候和牛森去過濱江道,這一次和張濟鯤又來了這地方。濱江道這地方對我來說意義很大,就像一個新的充滿希望的開始。每時每刻這地方都有無數人在這裏聚集離散,你也不知道每個人的未來如何,但在這裏大家好像可以拋下過去的沈重的包袱,不去想那些往事,祇管往前走。但是在這地方,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在街道的某個角落,你總能發現一些隱密而詭異的事,你總能隱隱約約地看到某個熟悉的身影,就像看見了曾經的自己。我想表達的事,我自己也說不上來。在這裏可以忘記時間。好像多少年來這地方都是這個樣子,每一天來這裏的人都不同,讓你感覺日新月異,但又好像沒有什麼變化。我時隔一年多又回到了天津,站在濱江道,我感覺興奮又疲倦。我曾經的大學同學已經不跟我聯繫了,我也不想聯繫他們,因為2014年9月他們搬宿舍,把我的衣服都偷走了,到現在他們也沒人承認是誰偷



的。而張濟鯤和我不一樣，他一帆風順、沒有過去的包袱，這地方對他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開始。我能看出來，他很喜歡這城市、這地方。爲什麼不呢？我看到了一個報刊亭，我在那兒買了幾本財經和科技類的雜誌。從初三(2009年)到大學(2015年)的那段時間裏，我很喜歡看各種雜誌。因爲學校的生活實在是太他媽無聊單調了。你也知道學校裏是什麼樣，和監獄差不多，老師和獄警差不多。我現在回想起那時，真是覺得一個人若是一直在學校裏待著，這個人早晚會瘋掉。一代人畢業了，又來了一代人。走的那一代人，在這裏留不下任何痕跡。他們也會帶走這地方的靈魂，但這地方真的有靈魂嗎？留在這裏的祇有老師們，他們就像一具具沒有靈魂的殭屍。所以每當週末或是放假的時候，我回到那些淒涼的、荒涼的、空蕩蕩的初高中的校園裏的時候，都有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。可是這些曾經在學校裏瘋狂讀書的學生們，他們當初到底是爲了什麼在拼死拼活地讀書呢？出人頭地？做人上人？功名利祿真的有那麼重要，以至於可以拿自己無價的青春去作賭注？我和張濟鯤逛完了濱江道，就回了學校。之後我和這幾個室友以及文安哲去過濱江道吃自助餐。我和張濟鯤和劉陳偉去過津灣廣場看相聲。那都是2015年剛開學的時候的事。開學的時候學院開設了兩個卓越工程師班，各個班的同學可以自願去參加考試，學院選拔成績優秀的學生進卓越工程師班。但是進了卓越工程師班的學生，宿舍不會調整，還是住在原宿舍。張濟鯤問我要不要去卓越工程師班。我說：我不想去卓越工程師班，我想留在自己原來的班裏。你想想，都是什麼樣的學生才會報名去卓越工程師班？張濟鯤說：肯定是優秀的學生啊。我說：這種優秀的學生，我高中的時候班裏也有，他們腦子裏裝的都是"有用的"事。你和他們根本相處不來的。張濟鯤沒說什麼。他還是去參加了選拔考試，進了卓越班。這就是不同的人會做出不同的選擇，從而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。在2007年，我和林青浩的不同選擇，和這次如出一轍。那時，林青浩覺得大雁四中的教育質量太差，就去了牙克石讀初中，而我和解明楠則是在大雁四中讀的初中。分完了卓越班之後，就開學了。軟件工程專業一共有十二個班級。這是很大的體量。我和張濟鯤在晚上去望星運動場旁邊的籃球場打籃球🏀。張濟鯤叫來了一個他的同班同學，因爲他去了卓越班，有他自己的同班同學。軍訓的那兩星期，很熱，我們每天都在望星運動場的太陽下被陽光暴曬。我感冒了，就去校醫院開了病假條，向軍訓教官申請見習。有一天晚上，張濟鯤去師範大學找他女朋友，從他女朋友宿舍外的師大院牆翻牆回來，在師大院牆外的草叢裏找到了一隻刺蝟🦿。他就把刺蝟用衣服裹起來帶回了我們宿舍。張濟鯤把刺蝟放在紙殼箱子📦裏，每天餵牠一些吃的。那刺蝟每天在箱子裏鑽洞，吵得我睡不著覺。有一天中午我睡午覺的時候，那刺蝟在陽台的箱子裏鑿洞，吵得我無法入睡，我就下床用掛衣服的桿子打牠，把牠打死了。張濟鯤回來看到刺蝟死了，特別生氣，在得知是我把他的刺蝟打死之後，他有好長時間都沒和我說話。我和室友張曉軒從網上買了兩輛死飛自行車🚲，我和張曉軒一人一輛。我的自行車是藍色的車身、粉色的輪胎，而張曉軒的自行車是粉色的車身、藍色的輪胎。他不經常騎自行車，所以他的自行車後來被偷了。關於我的這輛死飛自行車，我(在2022年12月在工區裁剪那裏待著的時候)曾經在信紙上給你寫過一個故事。就是在2016年年初，剛開學的時候，我的自行車被軟件園的物業給挪到了宿舍樓的三層的大廳並用鐵鏈🔗鎖上了，我很生氣，就去五金店買了老虎鉗子，把鎖我車的鐵鏈剪斷了。物業調出了監控錄像，找我們輔導員于子鈞，讓我去物業。他們給我母親打電話，被我母親臭罵一頓。他們就讓于子鈞給我打電話，讓我去物業，我記得那個物業人員吊兒郎當的，抽著煙🚬，我在信紙上給你寫過他，就是那個姓魏的，跟黑社會混混似的。物業沒收了我的老虎鉗子，還讓我交了五十塊錢罰款。這件事的細節我都在那些信紙上寫了，我在這裏就不多說了。想起這個姓魏的我就噁心。後來在2018年替張子豪辦退宿手續和2019年我們畢業辦退宿手續的時候我還遇見過

這個姓魏的。他還是天天叼著一根破煙🚬。之後，你肯定知道，大學裏總是有一些冒充學長的人在學生宿舍樓裏推銷產品，都是一些質量低劣的日化、洗滌液之類的。我就在門上貼了一張紙：非本宿舍人員禁止入內。我忘了那是在2015年還是在2016年了。在2015年的10月初的長假，我和輕化專業15級的張松(柯南)一起騎著自行車逛了師大和理工的校園。之後他來我的宿舍坐了一會兒，我們一起站在我宿舍的窗邊望外面的望星運動場和西苑宿舍樓。開學第一年過得很快。有時候我和張濟鯤去軟件園食堂二樓東餐廳的大排檔吃飯，張濟鯤飯量很大，他點了好幾道肉菜。他吃了一半，吃不了了。我問他走不走，他說：歇一會兒，消消食再吃。我想看看他歇一會兒之後還能吃不。沒想到他真的還能吃，把剩下的雞腿🍗和米飯🍚都吃完了。我和張濟鯤在去了不同的班級之後，每天都不在一起上課。我倆就很少有什麼交集了。有時候我們班上課，張濟鯤不上課。有時候張濟鯤的卓越班上課，而我們普通班不上課。那些年，在軟四515宿舍裏，還發生過很多事，祇是我已經想不起來了。

那时候的事情，我就先回忆到这里。以后如果有空，我会继续写了寄给你的。我读了你和Lory给我的信，Lory的诗词写得很好。我现在也知道那首歌是《向光》了。如果不是你们在信中提起这首歌，我都忘了有这件事了。我这几天心情很不好，因为有几个曾经的朋友现在联系不上了，一个是阮明哲，他在美国，他一直都不回我消息；另一个是周鹏程，我们以前在大学里一起滑漂移板，那时候我因为杨烨打呼噜太吵就搬到他的宿舍住，但是现在他也不回我消息了。说句实话，刘陈伟所说的其实是对的，他之所以生我气，是因为我太天真。有些人，我把他们当朋友，但是他们早就已经忘了我是谁了。可我还不愿承认这个事实。当刘陈伟直言不讳的时候，我还是不愿意承认是我错了，其实他早就清楚我的这些朋友将来会如何对我。他们不会再回复消息，就像PR一样，已读但不回复。你在信中问我的关于PR的事，我这边的确没有什么新消息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你有一份执念，这份执念导致你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就像我一样。但是人生中总是有很多人会让我们失望，而且我们自己也会让很多人失望。这些事我们自己也无能为力，我们不能改变别人，我们也没有能力改变自己。我们能做的只有继续活着，看看明天会发生什么。也许明天还是老样子，不会有什么新事。但是既然人生还没有到全剧终的时候，既然还有下集预告，那就继续边走边看吧。最后，请你代我向Lory和狱中的其他的朋友问好，我就不写明这些人的名字了，你们知道我没有忘记你们就行了。

祝平安。

附记：方雨晴今年研究生毕业之后回了池州老家，在幼儿园当老师，她生病了，身体很难受，抑郁，不经常回复我消息。蔡依梦在2019年、2020年生病的原因是她姑姑被传销组织骗了，她姑姑让她也买了很多那个传销组织卖的"保健品"，她吃了那些"保健品"之后就生病了。一直到2020年底才彻底康复。

7586

书于北平昌平区天通苑

2023年10月22日凌晨四点二十九分